

地名学文集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测绘出版社

地名学文集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测绘出版社

地名学文集
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

测绘出版社出版
测绘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787×1092 1/32 · 印张 10.25 · 字数 230 千字

1985 年 5 月第一版 · 198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 定价 2.20 元

统一书号: 15039 · 新 347

前 言

地名学是涉及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多学科的一门新兴科学。随着近年来我国地名工作的开展，地名学的理论研究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地名刊物，部分高等院校开设了地名专业课、地名学讲座，有些学术性期刊也陆续发表了一些地名学理论文章。但是，由于我国对地名学的研究毕竟为时尚短，因此现在还没有全面、系统论述地名学的专著。为了使广大地名工作者能较系统地了解地名学涉及的基本内容，促进我国地名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就地名学研究的对象、任务、内容和方法等各方面，从各地地名刊物和其它学术性书刊中选择了部分较好的文章，编成了这本文集，供广大地名工作人员、地名理论研究人员和其它对地名学有兴趣的读者阅读、参考。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所选文章的结构、观点均力求保持原貌，未作改动。但根据学科体系的要求，为避免内容的重复，对少数文章的部分内容作了删节。由于我们学识水平和掌握资料所限，在选编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试论地名学·····	曾世英 杜祥明 (1)
略论地名的起源与演变·····	刘 伧 (17)
论地名学及其发展·····	陈桥驿 (37)
地名工作的主要内容与新中国地名工作的成就·····	王际桐 (46)
地名中的语言学和历史学·····	王希杰 (60)
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	史为乐 (67)
地名在民族研究中的应用·····	范玉梅 (76)
地名词的特点和规范·····	李如龙 (92)
地名通名和通名系统的初步研究·····	刘盛佳 (103)
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	王际桐 (114)
日本地名研究的梗概·····	褚亚平 (130)
我国地名标准化雏论·····	王际桐 (133)
关于运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我国地名的若干问题 ·····	曾世英 (148)
地图上中国地名的拼写准则·····	·····第四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中国代表团 (161)
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汉语地名的几个问题·····	王长森 (166)
怎样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	曾世英 (175)
论外国地名汉译·····	吴钟灵 (183)

我国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写·····	杜祥明 (190)
蒙古语地名初探·····	许辑五 (206)
关于云南少数民族语地名问题·····	王叔武 (214)
广西壮语地名及其用字·····	葛茂恩 (226)
土家语地名辨析·····	张兴文 (234)
谈谈省(区)地名录的编辑工作·····	
·····	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研究室 (244)
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的编纂·····	
·····	陈 原 (254)
市、县标准地名图编制初探·····	陈光勇 郭德冰 (262)
对于编写地名志的几点看法·····	许辑五 (275)
谈《地名志》·····	陈汝德 (281)
论地名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史念海 (286)
我国南方十二省地名普查龙海试点·····	鍾 迪 (294)
地名普查述要·····	栗 晨 (304)
国家地名数据库的自动化·····	
·····	[加拿大]John J.S.Thompson (341)

试论地名学

曾世英 杜祥明

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国内、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地名被新闻、出版、邮电、交通、文化、教育、军事、外交、民政、经济、科技等方面广泛使用。特别是全国基本比例尺地图的测绘和近几年来全国地名普查工作的开展，不仅搜集了大量的我国地名资料，同时还反映出不少诸如正名、正字、正音、命名、改名等地名标准化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都有待从地名学的理论高度来加以指导。现阶段地名学在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要把我国地名学建成为较完善的知识体系，还有待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就有关地名学的问题谈一点初步的看法，目的是抛砖引玉，便于大家共同讨论。

一、什么是地名学

地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而存在的。地名学就是以这种客观存在的地名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地名在英语中一般称 place-name 或 geographical name，又称 toponym，后者来源于希腊语的 topos（意为地）和 onyma（意为名称）。地名学称 toponomastics，但也称 toponymy。其它西语大都同出一源。顾名思义，地名学也

就是研究地名的学问。那么，什么是地名？作为泛称，地名就是地方的名称。就具体地名来说，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地理环境中具有特定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地名，只有那些对人们有方位意义，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可辨形态特征的地方才有可能被授以名称。地名有哪些主要的特征呢？

1. 地名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

人们在社会交际活动中凡要指称某一种事物的时候，都需要有个名称。“名者实之征也”，它是一种用以识别事物的语言记号，一种惹人注目的标志，我们用它来代表事物，说明事物，以便使事物能够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地名由语词构成，是语言词汇的一部分。地名作为语词既有音又有义，用文字书写又有了字形。地名的词义，除了作为专有名词代表独一无二的特定位置上的地方以外，还指构成地名的各个单词的意义，或字面意义。例如今地名“北京”作为专有名词代表了我国首都这个独一无二的特定的地方，而“北方的京城”是它的字面意义。构成地名的词有的是单词，有的是词组，它们都是专表某一地方的，属于专有名词。不少地名原为普通名词，后来转化成为专有名词。例如双塔、板桥，当它们专指某一特定地方的时候，就不再是双塔和板桥的泛称，而是专指有双塔或有板桥的某一特定地方的代号。有些地名由于年代久远而原义湮没，或文字失传而原形不存，或语言死亡而原音变异。

2. 地名的民族性

地名是语言词汇，语言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分布区

域内的地名，一般总是由滋长生息在当地的居民以其语言命名的。不同的民族语，在词汇、语音、语法结构等方面是彼此不同的。同一民族语的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方言土语的差别。通过地名语词特征的分析，可以帮助识别地名语别。而不同语别的地名的分布通常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分布范围，从而能反映出国家领土的隶属关系。例如西藏阿里地区中印界务争议时，周总理曾经严正指出，从阿克赛钦这个地名来源于维吾尔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就足以证明这一地区属于我国。又如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这些岛屿，不仅早在1534年已见于我国史册，属于我国海防范围，清末皇室还明令把它赐予盛宣怀作为产业，它的称说早就出现在日本人篡称的尖阁群岛之前。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是中尼的界山，两国各有自己的名称，我国叫作珠穆朗玛峰。1717年编绘的《皇舆全览图》作朱母朗马阿林，但印度测量局却认为这个世界最高峰是他们发现的，擅自以该局局长的姓氏 George Everest 约于1855年命名为 Mount Everest。西方世界迄今沿用，这是违反“名从主人”原则的。解放前我国的地理文献，包括书刊、地图，盲从音译埃佛勒斯峰或额菲尔斯峰，解放后才作了订正。再如南海诸岛的名称早见于典籍。《隋书》中的焦石山（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指的当是西沙群岛，其后有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七洲洋、九乳螺州等称说，至清道光年间则正式使用西沙这一名称。今天西方人常把我西沙群岛称作 Paracel，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十九世纪一十年代以前西方史籍上所载的 Paracel，据考证并不是我国的西沙群岛，而指靠近越南中部并与海岸平行的、传说相当危险的一群岛屿和岩石。越南当局为了证明他们对我

西沙群岛拥有“历史权利”，玩弄张冠李戴手法，硬把不是西沙群岛的 Paracel 旧说，说成是今天被西方人叫作 Paracel 的我国西沙群岛，并以越南“占有”旧说的 Paracel 作为西沙群岛应属越南的理由，如不查考研究给予驳斥，那是可以迷惑一些人的。

我们又知道清政府屈辱于爱琿条约（1858年）将外兴安岭一带广大领土割让给帝俄后，他们为纪念沙皇，把庙街改名为 Николаевск（尼古拉耶夫斯克）；为向沙皇报喜，把海兰泡改名为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布拉戈维申斯克）。签订北京条约（1860年）后，又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的海参崴改名为 Владивосто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把伯力改名为 Хабаровск（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是以著名的侵华头目的姓氏命名的，三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曾经指出，他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但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上却把同一个人说成是“俄罗斯新土地的发现者”。在这辽阔的原属我国的土地上无疑还存留着不少以汉语、满语及其他我国兄弟民族语言文字命名的地名。苏联为了编造出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是沙俄首先开发的无主土地的大谎言，按照他们的说法，在那里不仅汉人没有居住过，甚至满人也没有居住过。如果那里还保留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名，对它岂非莫大的讽刺。为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972年12月26日通过了一项命令，把部分原以汉语或满语命名的地名改用俄语命名，并在1973年第一期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公布。例如把野猪河改为 Дальнегорск（达利涅戈尔斯克，意为远方的山）等等。由此可见地名的民族性对论证国家的领土主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名从其主”是地名传播和转译的一般原则。目前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所提倡的“国际地名书写标准化应以国家标准化为基础”也就是“名从其主”的意思。中国的台湾在各个外语中都应照用中国的叫法，在某些西文中把它写作Formosa(荷兰殖民主义者强加的名称，意为“美丽的地方”)是违背“名从其主”的原则的。世界上民族语言众多，如何本着“名从其主”的原则用汉字规范译写各民族语地名，是一项既涉及政治原则又涉及具体资料的较为复杂的工作。

3. 地名的地理性

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用来确定类型，专名用来区别同类地方中的不同个体。如鄱阳湖、滇池、罗布泊这三个地名中，湖、池、泊是通名，称说虽然不同，但就地理形态来说都指湖。鄱阳、滇、罗布是专名，用来区别这三个不同地理位置上的湖。鄱阳湖指的是江西省境内的湖，滇池指的是云南省境内的湖，罗布泊指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湖，互相区别而不混同。也就是说，位于不同地理位置、范围和不同地理形态的地方是通过地名的不同称说来区别的。

地名是语言词汇。在书面语场合下，凡语言中的词都具有音、形、义三项内容。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是地名，地名只是特定地理位置上的地方的语言代号。地名的指位性是地名的特性之一。因此我们说音、形、义(此处指字面意义)、位是地名的四要素。在地名的静态描述中这四项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通名有时脱落，或通名用词转化为专名。在汉语地名中，自然地理的通名几乎不见脱落，在非汉语地名中原来没

有通名的，转写时还得加上通名。在非汉语地名中，通名却有脱落，例如瑞士的名山荣弗劳山只称 Jungfrau，阿尔卑斯山在西语中也只称 Alps 或 The Alps，而 alp 据说意为石头或山或白色。至于行政区划的通名，如省、县等在口语中时常被省略，所以湖南省有时称湖南，昌平县有时称昌平。

地名中的专名还常常反映了被命名地方的某些自然地理的或人文地理的特征，如颜色(长白山)、形状(马鞍山)、气候(恒春)、方位(北京)、物产(克拉玛依，维语意为黑油)、交通(驿道)、宗教(观音寺)、商业(花市口)、祈愿(平安堡)、居民职业(铁匠炉)等等。

地名除了能反映具体地方的上述特征外，还能反映出区域的地理特征和语词的分布特征。例如塬(董志塬)、峁(桃花峁)、砭(青化砭)等词只分布在黄土区域，而带有涌(佛山涌)、鮑(鮑门)、濬(道濬)等字的地名只出现在广东省。又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名中经常出现那字(或作𠵿)和𡵿字，在壮语中分别意为稻田和石山。因此，如果单把带有那字(或𠵿字)、𡵿字的地名填一地图，不仅能表示农田和山林的分布，还可以反映出壮族分布范围；如果再与壮族现居区域相比较，还可以发现壮族分布的变异情况。

不同地理位置上的地方是通过不同的名称来区别的，但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的指位性相冲突。在交通闭塞，穷于见闻的旧时代，同名现象可能感觉不到太大的困惑，但是随着交通的发展，接触的频繁，就会带来许多麻烦，例如邮递误投，行军失误等等。据记载，县级区划的名称过去每个朝代都有一些是同名的，至清末有 63 个，至 1914 年达 92 个，直到 1935 年才消除这种现象。至于村落名称中同名的，不仅以往有，目前有，今后还会有，不仅我国有，而且各国都

有。据仅仅收录一万六千个左右地名的一本我国地图集上，汉语地名江口有 19 个，河口有 12 个，溪口有 11 个，新桥、新场、新丰各 10 个。国外在一本收有十三万左右条目的世界地名词典中，以 Washington 命名的地名有 59 起，以 Franklin 命名的有 57 起，其中有的是州名、区名，有的是县名、村镇名。对于这一类地名，要求一下子全不重名，势所难能。在社会交际中为了避免误会，通常采用叠名法，即在本名前面加上高级或二级的区划名称来进行区别，如某县某公社，或某县某公社某大队。对局部范围内的同名地名通常用冠以方位词等办法加以区别。随着社会交际活动的发展，某些使用频率很高的同名地名应考虑改名，象我国的铁路那样，目前规定全国不得有同名站名，如有同名必须更改。

4. 地名的相对稳定性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地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由于海洋和空间探测，人们赖以生存的或关心的地理环境扩大了，于是出现了一批海底和星球地名；村落的废弃，使旧村名在现实生活中逐渐被遗忘；民族的迁徙，语言文字的发展，行政建制的变动以及历史上改朝换代或出于其它政治原因等等，常使部分地名发生变动。

地名既有变化的一面，又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的名称在地名的汪洋大海中虽然更改较多，但有人作过统计分析，历史上我国各代的变动，一般在 1 ~ 2 %，除王莽时代之外，至多不超过 3 %。由于地名的相对稳定性，使得在命名时代反映在地名词义中的某些自然的、语言的和人文的特征得以保存下来，从而为研究历史上当地的自

然面貌、语言或人文现象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

在我国地名中有的沿用几千年而一仍其旧，如四川的成都，山西的襄垣，自西汉开始命名，直到近年从未改名。在历史的长河中，大多数地名总在变动，有些地名则改变频繁。以城市而言，北京有蓟、广阳、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平、京师等称说，并且有过反复。一般说来，行政区划名称改动较多，自然地理名称和一般居民地名称改动较少，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地名寿命短，反映景观特征的地名寿命长。

5. 地名的社会性

地名不是地，而是地的指称。列宁说：“那种表达存在物的语言并不就是存在物的本身。”所以航空摄影可以把山河、城镇照成像片，但照不出地名。地名要到社会中间去查问，才问得到，写得出。地名是社会的共同创造，虽然地名命名的初期往往是少数人提出来的，但只有当它为社会所公认，即“约定俗成”时，才能起到交流作用。地名由产生到为社会广大成员所公认要经历一定的传播约定的过程，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可以加速这种过程。地名一旦为社会所公认就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地名的社会性要求地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比如更改一个县名，不仅影响邮电、交通，而且涉及本县各行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和各公社、大队的公章、牌匾、信笺、票据、合同及其它文件中的名称的变更，还涉及到他县、他省以及各个有关部门文件中对该县名的引用，牵连的面很广。据统计，在王莽当政的短短年代里，郡国一级的地名更改达73%，县、道、侯国一级的地名更改达46%，而且改了又改。“四人帮”横行时期也大改地名，据统计福州

城区的街道名称改动达 98.7%，给治安、管理、邮电、交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困难，现在又改了回来。这都说明地名在社会上通行以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

地名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人们不喜欢称呼累赘、书写繁琐，而要求简明易记，便于读写。突出的例子是阿根廷的首都 Buenos Aires，现译布宜诺斯艾利斯。1535 年西班牙殖民者定居时的全名为 Ciudad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y puerto de nuestra señora la virgín Maria de los buenos aires，意为“最神圣的三位一体的城市，圣母玛利亚的顺风港”。这样累赘的称说，显然是脱离群众的，所以后来只取了最后两个词。现在国外有人甚至简化为 Baires。我国解放后把盩厔县改为周至县，鄠县改为户县，也是为了方便社会的使用。内蒙一些荒僻地区的地图上出现了用十多个汉字译写的蒙语地名，如“楚鲁特达巴格音珠恩高吉格尔”（Qulut Dabagin Jun Gojgor，意为石头山岭左边的尖山）、“查干哈沙特音古尔班呼都格”（Qagan Haxatin Gurban Hudag 意为有白色羊圈的三个井），这些地名又难念、又难记，不符合名称简明的原则，相信随着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开发，地名的称谓一定会向简化的方向发展。

地名是社会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地名还常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反映了它们的意志。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所在地，当地原称乌鲁木齐，统治阶级蔑视少数民族的人民，改名迪化，意为启迪归化，全国解放后于 1953 年恢复原名。又如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旧称归绥，意为归顺绥靖，也是对少数民族的侮辱，现从蒙语改称呼和浩特，意为青色的城市。

通过以上关于地名特性的讨论可以看到，地名是社会共

同约定的、以语词形式表现出来的、具体地方的代号。作为语词，在口语场合有音有义，在书面语场合还有字形。地名中的语词不是一般的语词而是具体地方的代号，作为具体地方都是有一定的地理位置和形态的。地名的产生是有原因的，可以说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又相对稳定。语词是有民族性的。地名不仅可以反映其中的语词分布的特征，还能反映出所指地方的区域特征。综观以上的地名主要特点，我们可以说，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起源、含义、语词构成、演变和分布规律及其应用的一门学科。

二、我国古代对地名的研究

在我国，作为现代地名学目前正在发展中，但我国对地名的研究却源远流长。我国有非常丰富的古籍，对地名有大量的记载。不过古代对地名的研究不是独立进行的，主要附属于历史学和文字学的范围。我国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就有十六史，除《北齐书》、《陈书》外，其余的二十二史都有民族传记，记载了大量汉语和非汉语地名。以正史中最早的一部由东汉初年班固撰写的《汉书》为例，在该书的《地理志》中就提到了103个郡国、1314个县邑、32个道、241个侯国，还涉及到旧名、山名、水名等共四千多处。除了说明沿革外有的还对命名的起因作了解释，如该书京兆尹下属的华阴县就记载了“故阴晋，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更名宁秦，高帝八年（前199年）更名华阴。太华山在南”。

我国有大量的地方志书，据1976年中国科学院天象资料组编印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全国的地方志书已经有8000多种。其中以《禹贡》、《山海经》为最早，再如唐宋

时代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以及元明清时代分别撰写的《一统志》，其它如《水经注》、《读史方輿纪要》等等都载有大量的地名资料。部分史籍中还对地名命名的原则有所论述。如《谷梁传》中就有“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之说。应劭在《汉官仪》中还提到：“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之下得金，酒泉之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仅对郡名就归纳出六条命名原则。

关于字义、字音方面的著作如《说文解字》、《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训诂之作以及《切韵》、《唐韵》、《广韵》、《集韵》、《增韵》等音韵之作，对字义、字音都有详细解释，其中的许多字都是地名中用到的。例如汉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中的“洮。水出陇西临洮东北入河从水兆声土刀切”，“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山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卢各切”（切音是宋徐铉增订的时候加上去的）。

还应该提到明末清初利玛窦所编《坤輿万国全图》等世界地图中，首次就全球范围译写了许多国外地名，其中的亚细亚、欧罗巴等洲名以及大西洋、地中海、加拿大等译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康熙、乾隆两朝在实测基础上编成的《皇輿全图》、《钦定皇輿西域图志》及《乾隆内府輿图》，都在大范围内表示了相对位置比较精确的数量可观的地名。清代的《西域同文志》中把我国西域主要地名用汉文、满文、蒙文、回文、托忒蒙文、藏文六种文字编成对照表，是一本多文种的地名对照工具书。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对地名的研究是有